



四書輯疏

論語五

十

2796
30-11



門 0122
號 2796
卷 30-11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

後學會津安駁著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

胡斐才曰計者尋討也較量也今按若是元亨

利貞之利常言而可若是故利之利罕言亦不可只是義中之利如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之類是也故罕言之人只行義去則自然有利亦不消去尋到若尋到者便是利心而非義也故曰害義輔氏說未是諸家從之者皆誤汪武曹謂當以放於利之利作主而以利用出入元亨利貞之利作推進一層說五華撮言命之理微猶曰命之為道理隱微而難見從之亦誤

四書輯疏

卷十

論語 子罕

一

耳此理字虛與對氣而言之理不同觀朱仁之道大
子語錄之言可見今按蒙引專以理言謬
道字亦虛猶曰道理皆夫子所罕言也
以全體言故曰大
罕言利者防
欲也罕言命與仁恐學者
未易及此而躐等驚虛也

註翼 此言字主教人說李岱雲曰按人多看壞利字
與下命仁字不一例於是將兩與字多費斡旋
若然則夫子當不言利矣何以但罕言或問云三者
皆理之正語類云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則已
是將三件一例說了朱子曰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
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許白雲曰孔門問仁
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日未嘗
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又按以全體言謂兼該體
用偏專而言之如
朱子仁說所說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

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蔡虛齋曰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美

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難以無所成名為大也○黨人所謂博學者蓋指才藝之類未知孔子也只言諸般都學而無一般名家饒雙峰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今按名是名譽非名目翼註誤

註翼

胡期僊曰大哉是贊詞吳孫右曰本非甚深之詞猶大宰之云多能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

釋以射御

自處之意饒雙峰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今按卑賤也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蔡虛齋曰他說我博

學無所成名蓋以我不專執一藝也不知他欲使我何所專執以成名乎專執御乎執射乎然則我將執

御矣今按猶曰他欲使我有所專執者欲使我專執御乎欲使我專執射乎吾將專執御以成一藝之名矣存疑說誤中村氏曰欲使二字是設辭耳聞人譽平之法只是假他使之之辭以擇我將執耳聞人譽

己承之以謙也蔡虛齋曰大哉博學此人譽之而孔子却只言吾何執云云初不以博學

自處是也觀孔子此言似全未嘗博學然故為謙陶謹之曰聖心不自滿假雖小藝亦覺得有精微難盡

謝黨人也以○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

長日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

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

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

矣吳孫右曰黨人非深知孔子孔子亦不與之深言若認真夫子欲執御以成名又是疑人說夢了中

村氏曰尹氏博學及名字說得差今按意億同料度也博學一善不以六藝言所謂差者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持布冠也胡桐原曰麻績麻為布也冕冠上版也謂緇布冠者漆布為赤

黑色因以為名也冠首服之總名許白雲曰冕之名有袞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

皆以緇布為之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皇氏曰以平板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純絲也

絲蠶所儉謂省約中村氏曰是謂省緇布冠以三十

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

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胡桐原曰鄭註升字當為登成也饒雙峰曰前漢書

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

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外成拜曰先已
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
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故孔子云
然人以為類泰驕慢也慢輕也程子曰君子處
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陳

宇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朱子曰必言絕而不言母史記孔子作

無是也朱子曰母無古蓋通用然經傳多以無為有

意私意也朱子曰是私意始萌○不順理則只是必

期必也朱子曰不問理之是非固執滯也朱子曰事既

已定又復執滯我私己也胡桐原曰我四者相為終
不化是之謂固是為惡成就始以下以常人言起於意遂於必陳定宇曰遂謂將
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胡桐原曰二
作為之先故固我常在事後胡桐原曰二者在方有所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朱子曰

之根源愈大少問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又
生固又歸宿於我李岱雲曰及其我又生意則又列
是一端而私欲也○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
循環之所致也

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
不相似言聖人與天為一若意必固我之一有則與
也然楊氏曰非知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之不

足以記此金仁山曰上三罕言猶是觀聖人於言語

揚氏曰云云

註翼 呂晚村曰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深空地畫月者瀉旁天皆是無中生有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金仁山曰猶匡地名馮厚齋曰史

記云孔子世家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

之馮厚齋曰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今按暴強侵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道之寓于器數

是文字成雲曰此禮樂制度不但指周之禮樂制度聖人搜羅百代之典章考訂之以垂萬世雖禮樂制

度至周而大備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之類那一事不考覈精詳若但以爲周之禮樂制度則當曰武周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盧未人曰文道既沒矣而曰文任其粗茲此也孔子自謂

註翼 胡期僊曰文王周聖人任斯道之統者蔡虛齋曰今文王既沒矣則斯文獨不在於斯乎言其在我也盧未人曰夫子上承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統而斷自文王既沒以文王之道即堯舜以來之道也

今按獨舉文王者以道統言也兼武周在內孟子所謂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蓋本此謂以匡人之圍與美里之囚相對勘鑿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

者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類言天若欲喪此文則

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

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

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蔡虛齋曰聖人之一身其禍

與喪所係也豈偶然哉故知匡人之不能加害是則

天之默相夫子於冥冥之中者非為夫子一身計為

斯文計也夫子一身所繫之大如此匡人其如子何

今按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此孔安國註言

不能違天害己也此馬融註中間數語則朱子所潤

色者也今概曰馬氏恐一時錯誤未經脩改者也

註翼李岱雲曰按聖人分明得與於斯文則天之未

言以決之陸稼書曰夫子自任兼窮達說為是

大金鏡氏最得蒙引存疑俱主與東周說不是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金仁山曰

臯之會又子或宋金仁山曰據列子稱商大宰

貢嘗適吳也問孔子丘聖者歟之問也未可

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多能二字所

釣弋獵較之類皆是也武曹謂如識防風之骨辨蕭

慎之矢之類似未當大宰以多能為聖說聖字固是

淺然亦謂無不通也存疑為生知之聖

誤審鵠曰大宰識見與達巷黨人略同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吳森右曰使之將殆也

謙若不敢知之辭臆斐才曰殆幾也謙而不取以

也聘侯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才曰其字即指聖中村氏曰聖人體用全備不惟於

德無所不具而又於事無所不通故其所能自然多

也雖然聖人亦容有能通其理而未習其事者若周公孔子是聖而又多者也今按多能在無不通中 smallest 事雖無之亦不害其為聖故曰餘事言緒餘之事也

註翼 皇氏曰固故也今按此聖字以德行言說得深與聖者與之聖字不同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

通也釋上四句之意胡期僂曰賤自未出仕者言鄙事微細之事朱子曰如釣弋獵較之類李岱雲

曰註云而所能者鄙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此是見夫子下鄙事二字是拓開聖無不通之意非謂瞻顧子貢語也今按摘訓謂正與且多能非所以率人上條聖無不通相應不可從

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釋下二句之意大宰只認多能以為聖故

言聖不必多能之意以曉之率帥同堯舜帥天下以仁之帥攝言謂與律同不必從周聘侯曰多能非所以率人是夫子口中語仔細勿混

註翼 李岱雲曰子聞之雖兼聞大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然大宰知我乎一句已置子貢之言若不聞者而但就大宰之言以自謙耳蒙引亦分明今按夫子以為大宰以吾為多能是知我然亦以吾為聖者所未知我故不直曰知我矣而疑其詞曰知我乎朱子所謂然有曲折意思是也諸家多錯會不可從陸稼書曰鄙事二字似是承上起下之詞麟士連多能讀雖似妄然與註不合胡期僂曰乎哉疑詞也決詞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人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論語 子罕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吳伯章曰子牢命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今按多能不止藝故曰其意相近

註翼 吳孫右曰末節雖是証少賤多能而不多之旨益見矣陳定宇曰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該其本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

不敢不盡耳中村氏曰知字註訓知識做實字看盧未人曰註云人雖至愚解空空如也

鄙夫說不敢不盡解叩兩端而竭就夫叩發動也與子說今按盡知無不言自盡其誠也

也動作也周聘侯曰不是我轉叩彼只是將他所問之事就其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盡數撥動逐一說明與他無稍隱諱耳

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

所不盡輔潛庵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許白雲曰始終本末

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求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本末是總目及內外兩端上下是高低遠近

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

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

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

於孔子孟子可見矣俯就之若此指於鄙夫竭兩端而言道言二字互文就教人者

言降而自卑如孔子之於樊遲司馬牛是也引而自高如孟子之於夷之曹浩是也二者雖不同總歸於

使人尊道而進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

脩也莫非教也衆人皆可與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

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粉委

二反矣若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

之言哉釋就一事而兩端竭盡之義饒雙峰曰如登

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

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竭焉中村氏曰語上而

遺下語理而遺物並程子論佛氏之言也許白雲曰

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切近

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於用

註異朱子曰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

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

意始得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

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

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知此聖人

何故自恁地謙今按據此說則上兩句辭有知下兩

句辭誨人不倦是兩項蒙引諸家多為一項說不必

從又按有知知至之謂故無所不知無知知未至有

所不知也非謂多寡湯齋誤有知撮言引解做上智

看亦誤張彥陵曰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也靈神舜時來儀蔡九峰曰來儀者

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

○聖王之瑞也爾雅馬高八尺以上為龍聖王不但指

伏義舜文之瑞不至則聖王不興聖王不興則天

為信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

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蔡虛齋曰文

昭明也所謂明德維新也朱子曰禎祥者福之兆今

按伏義舜文之瑞不至則聖王不興聖王不興則天

註異 盧未人曰嘆其不得遇聖王以行吾道也非謂無聖王之瑞不得自為帝王也蓋孔子平日只

欲行周公之道此與甚矣吾衰同意蔡虛齋曰或又以為泛說不指在上聖王不知集註不曰皆聖人之瑞而必曰聖王之瑞夫子豈欲為王乎李成雲曰不復夢見周公在自己精神志氣上看出道不能行鳳不至圖不出在天地氣運上看出道不能行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蔡虛齋曰衰麻服也齊衰

有下縫冕冠也 吳伯章曰說文衣上服裳下服冕而

衣裳貴者之盛服也蔡虛齋曰言不尋常衣服 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

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

者不成人身體有不具之謂也矜憇也期要也 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

外一者也輔潛庵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

隨感而應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陶謹之曰聖人愛敬之心感於內作趨之心自見於外

註異 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體註曰少者三少者俱作人字看吳蘇右曰夫子或坐而見之雖彼年少于我我必作焉夫子或行而過其前則必趨焉因其可哀可尊可矜而改容禮之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數大息也周季侯曰九人到心力莫庸處

始發之數，冒然二字，正欲從末由之真，景象也。記者以此擬其神情，絕有可想。仰彌高不可

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胡期儂

仰望有思，齊上達意，鑽鑿而求，通意胡斐才曰：在前

在後，是方覺如此，又覺如彼，今按恍惚眼亂似有無

也，能定字曰象形也。又按四句總借言此顏淵深知

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深知指真箇認

易及不易入而言，稼書說不可用中，村氏曰：無窮盡

彌高彌堅無方體，在前在後，惟無際限而不可窮故

無方體而不可執其實也。

註異：指南曰：首節嘆聖道之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

言引解集說，喟然一歎，統冒全章者，與註不合，不可

從周聘侯曰：高堅前後雖是說，夫子之道卻是顏子

未得時如此，後工夫做透，任地無窮盡者也。有窮盡

無方體者，也有方體不然更卓爾箇甚。○此顏子深

知夫子之道高妙難學，足歎詞不悔辭，亦不贊辭贊

則專主夫子歎則並已不能到亦在其中矣。李似雲

曰：顏子雖是既得力後方冒然歎然高堅前後既

序在，循循善誘之前便是未到欲罷不能時如何。梁

贊聖道高妙，統前後以立言也。晚村此說亦混。胡期

僊曰：三之字俱指道，瞻有凝神定慮意。邢氏曰：彌益

也。張南軒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禁也。鑽之彌堅，愈

入也。今按：忽倏忽。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

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

高妙而教人有序也。饒雙峰曰：高說彌高，彌堅妙說

候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

也。輔潛庵曰：致知格物知之，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

也。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

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欲罷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而又無所

用其力也雖欲從末由今按卓爾二句是借言其實

體貼本文說故言所見親近也言似見聖人卓

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

默者猶曰所謂卓爾二句其意所指在乎日用行事

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中村氏曰窈冥是幽昧而不

實而不可言也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

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輔潛庵曰地位指既竭吾才

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出孟子下篇充而至於大

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

一間如字也力行大段著力之謂非力行所及矣化

至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淳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

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程林隱曰歎其高妙而

自博約以至末由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

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

人也趙格庵曰此嘆之上初無某事非若夫子因曾

忽後得是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是指夫子循循博

約矣朱子曰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

胡斐才曰精言胡註先難之故不專指首節罷不能

竭吾才都是凡做工夫處即先難也到卓爾時則後

復矣按如此體貼則胡註亦無弊輔君庵曰顏子雖

無歸功之言然其所以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

言則亦有歸功之意也忽未領其要也領受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

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

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

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

知古今達事變亦博文中之一事行者之赴家食者

之求飽形容不能自己之意胡斐才曰不怠所從必

求至乎此者言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顏淵之後

不是恁地住了三月不違雍也之時乎饒雙峰曰請事斯語是約我

所立卓爾時事今按胡說於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

朱子引之其實所未安不但歸功聖人一句而已

註異胡則倦曰才是力今按翼註誤翼註曰立是立

在前提猶與我為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為一也

說不是泛說道又按專以安勉之分言○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

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桐原曰此必夫子失

司寇之後也若夢奠則

論語 子罕

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輔潛庵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以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

註翼

包氏曰疾甚曰病胡期僂曰門人孔子弟子今按直解說非鄧維千曰子路懼其不諱乃預為

計之

病問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問如字○病問少差

楚懈反下同也

金仁山曰病問

安問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

輔潛庵曰病時不知

侍御者見夫子之病而不以告也既差則必有可見之迹因而詢之以得其實也

故言我之

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

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

矣

中村氏曰故言以下合本文三句交錯混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語意在本文誰欺與欺天之間虛

未人曰詐是己所為欺是掩於人人不可掩故以欺

矣責之今按欺所為不實而掩於人也天只是理

註翼

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

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

且子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

子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

吳孫右曰古時為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其家事

死則為之治喪如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

不必然之故上節既責之以必不當為之理此○范

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音責曰吾得止而斃音斃焉斯

已矣禮記檀弓篇汪占逸曰禮記易箒章一子路欲

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

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

自私明道定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用智謂作為而不循

厭煩而不為當然之事也孟子離婁下篇曰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

大矣朱子曰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

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

註翼且借曰之辭胡斐才曰用兩且字作轉是另一

層意上二句言有臣不足為重下二句言無臣

不足為輕合來正深見不必然意鄧維千曰且子與

其以非禮自處而死家臣之手也無寧二三子為我

治喪而死於其手之為安乎且子縱無家臣不得如

現為大夫者以君臣之禮大葬然有二三子在豈至

死於道路委

棄而不葬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

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

美玉喻孔子之抱道藏沽喻孔子之行藏孫潛村曰

子貢所謂求亦非欲夫子屈己狗人如陳代所云枉

尺，真尋云云也。但夫子一說出待字，將求對照便覺求字有病。蓋求者有意待者無心待者有因物付物之妙。求者恐稍涉自衛自媒之嫌耳。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

當求之耳。輔潛庵曰：固當賣之，所以釋兩言沽之也。者，○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聲，不由其道也。

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

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音也。中村氏曰：銜行且賣也。售賣物去手也。

註翼 張彥陵曰：此章即是用行舍藏的道理。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盧未人曰：此章問答只就玉講出處，意俱在言外。胡期僊曰：善賈重賈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中村氏曰：九夷之目，今不欲考。後漢傳兩說未足以為據。

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朱子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嘆。鄧雉子曰：欲居

之者，亦憫世憂時之切，目不忍睹中國顛連之狀耳。不忍聞中國愁歎之聲，故欲居之，固不是。素志亦不語。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陸稼書曰：註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

是陶謹之曰：行道必君用之，被化則隨在皆然。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林次崖曰虛齋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

上將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得所則所主在樂其曰詩樂從順辭也陸稼書曰殘缺

失次總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雅頌之同參互考訂謂取列國所有之詩樂與在魯者參

訂之今按參互交互之義考按訂平議也陳定宇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

註翼 胡斐才曰此以正樂為主雅頌得所祇正樂內

蘇右曰此云樂正乃已然之詞正是追想成功處虛

未人曰朝廷之樂則歌雅宗廟之樂則歌頌雅頌即

樂章也汪武曹曰二南為鄉樂為房中之樂不若宗

廟朝廷所用為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陶謹之曰當

看各字不但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為得所雅與雅不

相混頌與頌不相混乃為各符其所也下所字分

明是樂之用

各有其所

小註

林次崖曰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林次崖曰虛齋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

上將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得所則所主在樂其曰詩樂從順辭也陸稼書曰殘缺

失次總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雅頌之同參互考訂謂取列國所有之詩樂與在魯者參

訂之今按參互交互之義考按訂平議也陳定宇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

註翼 胡斐才曰此以正樂為主雅頌得所祇正樂內

蘇右曰此云樂正乃已然之詞正是追想成功處虛

未人曰朝廷之樂則歌雅宗廟之樂則歌頌雅頌即

樂章也汪武曹曰二南為鄉樂為房中之樂不若宗

廟朝廷所用為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陶謹之曰當

看各字不但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為得所雅與雅不

相混頌與頌不相混乃為各符其所也下所字分

明是樂之用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 反 第七篇 輔潛庵曰與述而然此則其事愈

卑而意愈切矣 陳定宇曰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

理無窮工夫精密之至 非自知其能而故謙也

註翼 皇氏曰公君也卿長也許白雲曰出事公卿入

姻親功總以下之輕者人於此等多易忽故夫子

為不敢不勉若三年之喪乃人子之所自盡固不

謂之勉而聖人亦不當謙言何有矣今按精言指三

年之喪不可從精言曰勉是盡哀盡禮勿使有悔意

馬氏曰困亂也陶謹之曰當燕飲未嘗為酒所困饒

雙峰曰有時被入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

盧未人曰不為酒困是謹

度內不喪德外不喪儀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金仁山曰集註舍上聲命正其音更作去聲朱子楚詞註音尸夜反辨證

曰洪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金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履

詳按辨證朱子晚年絕筆定說也蓋釋文誤則集註未及改耳 ○天地之化往者過

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陳定宇曰此五句所包甚闊鏡雙峰曰往是前而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

二者皆往也今按化氣化之流行也與造化化字稍異停息也道體理氣混合為一箇形體也合天地人物言朱子謂道之骨子勉齋謂道之體段俱非定說

陸稼書說誤 然其可指而易去聲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

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斷

徒玩也許白雲曰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反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闕也中村氏

曰省察工夫是所以接續存養之功使無間斷也輔潛庵曰使之無一息之間斷則廢幾乎不虧其本體矣

○程子曰此道體也許白雲曰此字即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 天

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

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胡桐原曰道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舉四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言之

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朱子曰與那道為形體○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

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為體今按言有質之氣與無形之道妙合為一體也劉用之曰如

炭與火相以喻得好法武曹謂道體之義也未是 是以君子法

之自強不息陳定宇曰是乃 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陳定宇曰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今按猶言學者自

發以示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中村氏曰此義指道
 體今按者做時事人年不可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
 追復之義所謂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
 已也朱子曰程子之言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也
 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
 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
 謹獨程勿齋曰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德朱子
 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
 做王道不無天德則無天德則無天德則無天德則
 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
 也蓋道無時而不然唯慎其獨愚按自此至篇終皆
 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其體吳氏曰近本纂箋本篇終作終
 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吳氏曰近本纂箋本篇終作終
 註翼貫穿通流水也許白雲曰先看川字為主者
 地也夫字指與學者之辭又按逝字所包甚廣水亦
 在其間然不可露如斯二字方指川流不息言吳氏

謂斯字指水撮言集說謂如字猶言有若是許氏謂
 逝字指川流俱謬不念晝夜謂無晝無夜流行無停
 息也薛敬軒曰為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
 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陳幾亭曰風不可畫
 畫百物之受風者旣旣飄揚則見風之勢語道亦然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

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史記孔子

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陳定

其後招搖市過之朱子曰招搖如翱翔孔子醜之故有是言醜

惡也朱子曰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
 那上便有何相礙觀此則林次崖刁蒙吉陸稼書諸

說不可用

註翼 翼註曰德兼人已此只歎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鄧維子曰或自己脩德雖用力而無精進之功或見人有德雖欽慕而無思齊之實皆非真能好者胡期僊曰色是人美色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器舉土書旅曰為山

九仞曰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

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林次崖曰所未成者僅一簣之土所少亦不多

矣如是而止者吾自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往耳胡期僊曰平地尚未曾加土林次崖曰纔覆一

之山可成矣其進也亦吾自往耳非有能使之也今按以上就為山說是喻意蓋學者自

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以下就為學說是正意

註翼 呂晚村曰本文雖不明言為學然玩譬如二字則為學意當補在本文之上似與松柏驥力苗

秀章不同也翼註曰正意總在譬如上全文俱就山說而正意自見勿誤以止往作學說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惰懈反居隘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

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

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聲上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

不及也蔡虛齋曰心解也力行也而不惰重在不力行止但由於心解周聘侯曰於心解力行

下又著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可見不惰專重力行潛村曰蒙引之說正自的當似不得謂其太拘趙格

淹田解者散也渙然冰釋之意時雨謂及時之雨也
萬物正要雨時却得此雨來滋潤自然發榮滋長陳
定宇曰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許白雲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情
註翼 朱子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
此聖人之所許亦如此可見所言俱是定事
饒雙峰曰夫子稱顏子所以屬群弟子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反形旬上章上章指譬如為山章說就
正意言所以明止字非聖

人之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註翼 吳伯章曰子謂謂猶論也與雍也篇仲弓同今
按惜乎死後痛傷語蔡虛齋曰孔子意謂回之
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
短命以死殊可惜也胡期僊曰二其字指回言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稻花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陳

字曰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
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註翼 王觀濤曰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
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吳省

庵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以
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虛未人曰有矣夫或然之
詞李岱雲曰存疑牽連上章謂苗之秀實
皆出於天然則養苗者人功可盡棄耶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音烟○孔子言後生年富力疆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胡

僂曰比之長者其生在後故曰後生陳定宇曰方來之年多曰年富蔡虛齋曰力精力也疆健也輔潛庵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曰力疆則進學有餘功今按有待謂待厥修之來也存疑謂有日子等待你不可從又按畏字與吾先子所畏也畏字同謂心不輕之也陸稼書曰刁蒙吉曰我孔子自我也最是若只就後生言謂將來強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胡期僂曰自我今日為先覺而言李岱雲曰時解云焉知來者不期我今日之期望也今日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李岱雲曰先言可畏以勉厲之後言不足畏以警戒之只就一人身上說非以可畏厲後生而以不足畏警無聞者也說到無聞不足畏而後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生之當及時勉學益切矣

則不聞矣蓋述此意以聞為聞道此說以聞為名聞於世故引曾子○尹氏曰少夫聲而不勉老而無聞之言以證之

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也鏡雙峰曰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

註翼盧未人曰此章只是戒勉後生不可失時廢學非謂老而不必學也張彥陵曰此通是教勵後

生語只作一人看吳蘇右曰玩末句亦字正與首句叫應蓋後生之可畏正以其能積學而有聞也若至

老而無聞則向之可畏者亦不足畏矣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可怠惰有令後生惕然知

意微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如字吳伯章引釋文及善本作去聲誤者正言之也與言者婉而

導之也

婉謂委曲不直截說破也蔡 導之者正微意所在在 繹尋其緒也定

字曰緒絲端也林次崖曰抽絲者必尋其緒故 謂之繹聽言者必尋其言意之所在亦繹也法言

人所敬憚也憚 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

所乖忤逆也 故必說音悅 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

其微意之所在也吳孫右曰從是諾于口改是體于

喜說也謂承順于外非也陸稼書曰從與說當淺看

若是真從自能改真說自能繹蔡虛齋曰法言所以

人必從者據理而言詞嚴義正安得不從與言所以

必悅者其言既有理而又委曲善入不傷人意故悅

但言婉而意微若不將來細心尋討其緒則但見其

言之可聽而不知其意之有在也 ○悅而不繹徒得

其話皮正意思所在都不解如徒知古所謂好色

而不知在內外無曠怨徒知好貨而不知有居室行

糧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

若其論好去聲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

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繹

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

人其如之何哉吳伯章曰猶之增語助用莊子語公

說似以其或喻焉以下六句皆是解經文說不繹從

不改之意者竊恐未然蓋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

是反言不從不悅之意語之字是體法言與言之字

說不達拒之而不受是體不從不悅意說猶之可也

以其今雖全未從說猶可望其有時而從悅則能改

繹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正是應猶之

可也而言其若一旦有從悅之時則猶可望其能改

繹也喻字即體從悅字說自從且說矣之下方是說

說不繹從不改之意盧未人曰悅而不繹從不改則

既知其非而不肯用力終不改不繹矣此所以末

論語子罕

註翼 孫潛村曰聽言者固有能從與說大抵不能改與釋故夫子發此歎胡斐才曰曰法語又曰之
 言此言字指所說的道理陸稼書曰法與槩指君友
 不可單作臣諫講論今按兼陳善說為是李氏誤法語
 有法度語言詞也四書家訓曰與與或借他人及
 古今事與類者或寓箴於頌蔡虛齋曰改之與釋之
 二之字都是閑字若以釋之為釋與言則改之為改
 法言乎此之字正與不若儉而不備之為愈之之字
 同翼註曰未如之何此
 句雖若外之實深揚之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 平 出而逸其半也 逸失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鄧維千曰三軍甚言兵衛

之衆許白雲曰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盧未人曰在人者不可必故力有所不齊心有所不一則勇者能撓之智者能問之三軍之氣少阻主帥之擒不難故可奪帥今按勇字就所難犯言吳孫右曰匹夫對上三軍看猶言一人也李氏曰不限定未從事於學問之人也
 對三軍言勢孤力微

註翼 陳定宇曰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盧未人曰以至難奪者有時可奪引起至易奪者有不可奪與天下國家可均章文意一般張南軒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帛想里著展呂也 許白雲曰帛牡麻也 袍衣有著者也反 以帛捷細以當綿也

朱子曰袍是夾衣有綿在胎底許白雲曰此謂以麻
麻裝衣也此溫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者
在袍也蓋衣之賤者許白雲曰衣之賤衣之貴
中一也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狐貉以
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善睡狐貉以
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許白雲曰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
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註翼 陸稼書曰衣蔽不恥是極形容子路
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之致反○伎害也害是忌害非傷害疾入之求食
也恥己之無而心謂臧善也謂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
何為不善乎翼註曰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則此
心最精明最強固以精明強固之心進

道無所為而不善陸稼書曰不伎不求根上恥字此
來伎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為希冀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盧未人曰引
進道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李岱雲
稟偏勝
而言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求進於道矣
州期僂曰終身只常常意誦之指不伎二句今按與
孟子終身飽終身苦同周聘侯說不可從撮言諸家
從之謬誦暗誦也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
終我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
別無長進矣胡斐才曰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
道字與白文道字不同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
氏曰恥惡衣惡食見里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

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註翼 陳定宇曰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

理所在也翼註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譚梁生曰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憶數十年前夫子教子路語顛末合識以明夫子之善誘子路之深造何用不臧語在入門時夫子將進之升堂何足以臧語在升堂時夫子將進之入室相去年遠觀終身字可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彫字當作凋○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子言外正意胡桐原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吳

孫右曰守兼志節言○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

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陳定宇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汪武曹曰饒氏謂世亂以事變言士窮以利害言不能亂是蓋所謂利害正在事變上見之但利害有大小小則利害係於身家士窮見節義是也大則利害關於邦國世亂識忠臣是也

註翼 陳定宇曰此章如詩六義之比吳孫右曰正意宜末後補出今按正意只贊嘆君子之德能不加為利害事變所移也謝註欲周於德是言外意故置閱外馮厚齋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

知字只當見字看盧未人曰後凋非謂松柏之凋後

於百卉凋凋字指百卉言言松柏挺然在後不與百卉同凋胡斐才曰後凋即是不凋後字勿泥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陸稼書曰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二字以

曰智者明乎義理不為私欲所蔽故是非可否心裏

都無疑了是智不惑仁者純乎天理不以利欲為念

故利害得失心裏都不愁他是仁不憂胡桐原曰配

則合而有功之意如陰配陽也吳蘇右曰不惑謂事

物無適情也不憂謂無入不自得也不此學之序也

懼謂當事變而不震撼也今按燭照也此學之序也

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蔡虛齋曰此

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

不可不以智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

註翼 吳蘇右曰此表知仁勇之心體不惑等各就其

心體無累處言之勉人進修意在言外許白雲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

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

執而不變也許白雲曰知所往以善之知格物致知之

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孫潛村曰

知所以求之蒙引謂無一滴工夫固非然聘侯即以

物格知至當之又看得太深大抵是方權稱去聲

知用格知工夫時候胡斐才曰之指道權稱下同錘

直追也稱秤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陳定宇曰

名以此此推原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許白

器物以論理也

曰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

身上說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錙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 ○楊

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

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

權胡雲峰曰右一段是并釋此章六句之義輔潛庵曰學本為己故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而能明

手善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即用程子前說意蓋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信得篤實而不為事物所遷

惑故可與立至於能立然後可與之用權今按格物致知為己工夫故曰知為己學足以明善物格知至

也信道篤謂固守道之經者也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

巽以行權陳定宇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陳潛室曰舉易一

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九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 權

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

鮮上聲不卜音赴也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

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

人識權字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曰權反經而合道今按程子指公羊

言朱子曰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又按反經合道謂初逆而反乎道後順而合乎道也觀公羊所

論祭仲出君之事可見矣權只是經謂經權只此一箇道理初非有所反也此權字共以理言 愚按

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

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平之以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胡雲峰曰右三段是專發明章末一

權字朱子曰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

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黃勉齋曰權雖異於經而其當然則亦

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今按有辨以事言故不同

註翼

吳孫右曰此望人以造極之學歸重權上必至正欲人由己至以馴致其未至非徒言難以阻人之進也○可與未可與乃比量之辭主施教說者不是謂是夫子與之者太近只是汎論學者造詣各有淺深而君子與之不可強所未至便見得學者當一步趨進一步直造乎其極而後已乃夫子勉人意也

○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不至意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

金仁山曰陸璣曰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白

或赤六月中熟偏晉書劉喬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

註翼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言吾豈不爾思乎但爾所居之室遠而不可至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蔡虛齋曰詩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以人言也夫子只借詩之言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說出盧未人曰詩曰爾思則反之曰未思詩曰遠而則反之曰何遠陶謹之曰詩本思人夫子則以理言故謂之借但口中不必填實思理虛虛指點更有味今按仇滄柱極取蒙引思理之說可從註分明有仁字在不可

謂無此解輔潛庵曰此篇自子在川上章以後皆勉人進學之意此章借詩人之言而反言之雖不明言其所謂是亦勉人進學之意必矣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

人之志陳定宇曰以驕為易則忽心生而驕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

陳定宇曰以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

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包非難非易只在於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意思都在其內故曰極有涵蓄涵容也蓄積也輔潛庵曰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

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

註翼胡期懷曰未之思猶云未嘗實用其思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

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

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

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與後世今讀其書

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宛然猶依然也雖然聖人

豈拘拘而為之者哉拘拘有意為之不自自然底意思蓋盛德之至

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

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邢氏曰此

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吳伯章曰入太廟係重出不在數內今按皇疏分為二十

節邢疏為二十一節集註仍是一章而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王觀濤曰只是樸茂對文飾言不對詐偽言

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去聲人也合解二句不獨

就下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

氣如此父兄是親父兄謂指他姓者不是林次崖曰父兄宗族之所在則當盡子弟之禮非瞻口

說之時許白雲曰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以不能言陶

謹之曰禮恭而詞簡如此鄧雉千曰為親者屈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林次崖曰宗

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

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輔潛庵曰古人行禮多在宗廟

之中今按禮法是連綿字與政事一樣字面輔氏以

典籍釋法字似誤林次崖曰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

出則當盡臣子之恭非崇緘默之時史文璣曰詳問

極言通釋便便之義在廟在朝皆當如此又按新安

虛齋以詳問貼宗廟○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

朝廷言貌之不同貌指恂恂許白雲兼謹

謹翼胡期僊曰其指孔子顧麟士曰似不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吳恭右曰

乃群臣待朝之時正彼此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

夫五人王制又曰大夫五人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侃

侃剛直也林次崖曰當言則言無委

曲也是正辭斷義意思

誾誾和悅而諍

正之也李岱雲曰辭只是分辨非單主諫諍說夫子與上大夫言自是分辨可否了但要和悅以行之

註翼

翼註曰言主商確政事說馮厚齋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今

按朱子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觀此則馮氏為是李氏頑誤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

踧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陳定宇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翼註曰中是得中而不為己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

之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饒雙峰曰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愛

至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蔡虛齋曰以君對臣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今按

此說可從或上下大夫俱為下皆不可從

註翼 李岱雲曰下句亦足上句非另一層鄉黨篇多看蔡虛齋曰踧踏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止是恭而安之意翼註曰踧踏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躒如也

擯必刃反躒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勃變色貌陶謹之曰若不 躒盤辟辟音璧與變同貌曰盤旋

若有所不皆敬君命故也輔潛庵曰勃如顏色之變能進也

也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

註翼 張彥陵曰首節是被命之初胡期僊曰承命之敬○召是命召陶謹之曰古者兩君相見必有

論語 鄉黨

三十一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論語 鄉黨

擯介傳言魯君召夫子使為擯

擯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

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

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

傳之主人擯左人則左其手擯右人則右其手蔡虛齋曰

起手而以命傳付之朱子曰擯右襜整貌林次崖曰

人傳命出也擯左人傳命入也身動於左則左前曳地而左後高是不齊也夫子則左右擯而

身不動則衣前後襜如也

註翼張彥陵曰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胡期僊曰次節傳命之敬陶謹之曰賓至門之時傳賓主之命

擯所與同立者蔡虛齋曰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擯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整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蔡虛齋曰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為張拱端

好如鳥舒翼李岱雲曰張言開張而手不貼身也拱

翼如形之正見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為難若他人即張拱恐因疾趨而不翼如整飭矣

輔氏謂手易散臂易掉便說得粗了九張拱者皆如聖人之翼如矣

註翼張彥陵曰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胡期僊曰三行禮之敬陶謹之曰傳命畢君迎之大門外

延賓而入擯從其後趨進所以襄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陳定宇曰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擴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

可以及路寢矣故注云紆君敬也 ○此一節記孔

子為君擯相去聲之容注武曹曰司儀註前云出相接

當以禮詔侑也然則擯與介皆即相矣因勉錄謂總

註擯相相字未見著落殆未知擯之即為相耶

註翼張彥陵曰末節是禮畢之後胡期僂曰畢禮之

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朱子曰古者賓退

之卿大夫亦如此李岱雲曰按賓不顧而君敬乃紆

自是常禮如此但在他人有復命有不復命者矣聖

人盡禮全在一必字上然非有意於必而自必所以

為聖人也孫潛村曰賓退而必紆君敬者亦正見其

敬君之心始終不懈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盧未人

身而行恰似公門低小容不得此身模樣

註翼鄧雉千曰入公門三字須提起是兩節綱領胡

外之門曰庫門故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

則治朝在焉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今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除庚闕反倪結之

間君出入處也朱子曰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

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今按此左右字自外入

而言許白雲曰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闕兩

旁有長木謂之棖呈氏曰闕以破門兩扇之交處也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蔡虛齋曰一邊是棖一邊是闕故曰謂棖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之間也

闕見記曲禮陳定宇曰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

則不恪克各反邢氏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恪

註翼鄧雉子曰蓋立是未出入之時行既不敢當其中即暫立亦不敢當中也陸稼書曰雙峰東入

西出之說麟士駁之極是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丙音之間人君宁仲呂反通作立

之處夫所謂禮記曲宁也胡斐才曰此位在庫門之

屏者也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所以謂之虛位朱子曰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古者

朝會君臣皆立蔡虛齋曰門屏之間屏之外門之內也陶謹之曰其實宁近門而速屏不正當門屏之中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慢不言似不足不敢肆也肆極陳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驅侯也攝衣下縫反房用也許曰

古者上衣下裳其實乃裳下縫禮將升堂兩手攝衣

使去地尺禮上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迭傾反

足踢也釋文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

氣容肅也氣容肅出玉藻篇輔潛庵曰鼻息出入

不覺出入壹似不息者耳周聘侯曰以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攝齊鞠躬而升氣易得麤而聖人屏氣如

論語 鄉黨

不以息此敬之所獨至也

註翼

胡斐才曰堂是治朝在雉門之內此人君聽治之所群臣常朝之位汪武曹曰存疑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內朝按朱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群臣方曰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李氏曰四書家訓謂臣北面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愚謂臣先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則亦不待政事而後升堂但即兼說亦得陶謹之曰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笏則播之挿於腰間手無所執故得以攝齊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跽

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朱子曰降而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今按經傳通解無進字而引陸氏可見集編本有進字而無此說非朱子定本

也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放猶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

怡怡和悅也林次崖曰出降而逞顏色則向之勃沒

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跽踏敬之餘也盧未

人臣朝班之位都在塔下下盡塔則走就位以疾為

敬也林次崖曰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朝廷不歷

位而相與言即此位顧麟士曰復位則仍面君而立

今按位字精言以為外朝之班位何杞瞻據周禮駁

之便以為在治朝之堂下似可從朱子曰若眾人到末

稍便撤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稍又整頓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註翼 陳定宇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

堂不是出於門陸稼書曰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四書精義 卷十一 論語 鄉黨 三十一

踏踏如有循

勝平聲踏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隣國則使大

夫執以通信或問命圭朱子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

之圭皇疏邢疏俱據周禮為瑞節今按古註但曰君

圭則不取琢圭之說也而經傳通解引玉人賈疏之

文者蓋存疑也趙既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

北執彼而議此何也謂執著人君命圭重君

曲禮下盧未人行恰似力不能舉的一般君

也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出曲禮下通義

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李氏云曰既曰手與

以揖與授較畢竟微有上下蓋步趨之間或足有高

低則手不能不微有上下然高不過揖卑不過授則

依然不失戰色戰而色懼也吳孫右曰其色勃然

為平衡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而變如臨戰而懼

踏

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玉所謂舉前曳踵陳定宇

後跟也略舉前此拖曳後跟不離地也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朱子

手中自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也今按緣猶緣循也

註翼蔡虛齋曰執圭鞠躬一條是指在此若未入見其君與

既聘下堂使不執也陸稼書曰合言則總名曰聘享

與覲皆聘中事分言則聘是聘享是享覲是覲聘則

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覲是第三次見李岱雲

曰節中六如字只鞠躬如之如字虛說下五如字皆

借彼形此之辭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吳孫右曰以君命獻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

實林次崖曰執圭之圭是通信之圭見後遂還享

圭璧是玉帛之圭受而不還今按圭上圍下方朱

論語鄭熹

論語鄭熹

論語鄭熹

論語鄭熹

子云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陶謹之謂正聘
 用圭享禮用璧註因璧而聯言圭耳誤爾雅肉倍好
 謂之璧白虎通外園象天內方象地朱子曰皮幣與
 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許白雲曰以物實於庭中
 唯國有容色和也胡期僊曰其容之見于身者從容
 所有而展布色之見于面者和澤而欣
 暢邢氏曰有容儀禮聘禮曰發氣滿容
 色不復戰栗儀禮聘禮曰發氣
 舍息也

註翼 胡雲峰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情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形旬也朱子曰是所遣之大夫既以
 禮參見他國之君也○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
 國君及其大臣林次崖曰但此所言指君不指臣李
 岱雲曰獻麟大夫又退後事愉愉則又和矣鄭氏曰愉愉顏色和
 和註中○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

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鏡雙峰曰按史記定

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三其間絕無朝聘音聘

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

此爾李氏曰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苟非得之親

事而懸揣之理晁氏之說自不足從與後章

註翼 皇氏曰覲見也李岱雲曰此但見聖人之聘問

輕而後和也自執圭以至私覲那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

朱子曰即今深底鴨青色○揚浮也齊側皆服也

論語 鄉黨

吉曰註但曰齊服而不言飾則是齊服純用紺今按
蒙引謂齊服用紺飾據書云似直捷然孔註謂齊服
盛色而註仍之則刃說為緋絳色朱子曰絳三年之
是盧未人曰取幽遠之義緋絳色是淺紅色三年之
喪以飾練服者吳伯章曰練小祥之服以熟布為飾
領緣俞緝也皇氏曰衣之

註翼祭虛齋曰不以飾者飾常服也陶謹之
曰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皆當有別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間雜也

曰雜以水克火則間矣朱子曰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
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今按不用紅紫者兼
兩意他間色蓋有或用之者故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
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衽絺綌必表而出之

衽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精細麤者曰綌麤不表而出

之謂先著陟畧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

見形句反體也詩邶風君子所謂蒙彼緇側救絺是也

朱子曰縵絺綌之覺覺者陳定
字曰蒙謂加絺綌於裏衣之上

註翼皇氏曰暑熱也今按許白雲謂此常居服陸稼
書兼公私看常服必之此聖人所以異人也許

是說為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妍美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

色黃衣以裼先的裘陳定宇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

裼裘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裼裘是禮服非僅裏衣可知然既為禮服則孔氏裼衣上又有襲衣襲衣上又有正服之說亦不必而吳氏徒言直領曲領者亦不足從也欲其相稱等也蔡虛齋曰使緇衣與羔裘以黑色相稱使素衣與麇裘以白色相稱使黃衣與狐裘以黃色相稱

註翼胡斐才曰此言冬裘有外衣白文三衣字只是加於裘上之單衣蔡覺軒曰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麇裘視朝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麇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仇滄柱曰衣與裘稱各從其類古制如此當時必有參錯用裼者夫子必內外相稱重在相稱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也蔡虛齋曰裘固多止於膝間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蔡虛齋曰裘雖要長右袂却要短人之作事用右手短右袂所以便作事此又襲裘之制

也

註翼胡斐才曰上言禮服故此用襲裘以別之鄭雉子曰此與下節俱言私服之裘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側皆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

陟略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言齊主於敬故不可解反時所著者不可以寢其半蓋以覆敷救足中村氏曰所以別有寢衣也

云云常寢雖解衣然尚有體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

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註翼周聘侯曰既云寢衣必是另有衣孔註謂即今之被非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註翼 蔡虛齋曰狐貉之厚謂裘也此又裘裘所宜用之制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除也○君子無故玉不去如字身音觴音礪之屬

亦皆佩也胡期僊曰君子當居喪之時佩固不事也時乎去喪則九玉佩器佩無所不服焉蓋

不惟以此比德且以備用也許白雲曰小觴解小結大觴解大結狀貌如錐銳以象骨為之蔡覺軒曰礪礪

也胡斐才曰不止觴礪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註翼 胡斐才曰居喪乃去文就簡之時除此無所不佩言其必佩也

非惟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有襞

音積而旁無殺所戒縫旁用反帷幕帳也吳伯章曰

殺謂上廣下銳縫衣會處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齊音倍要則無

襞積而有殺縫矣吳伯章曰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

之廣加倍於上腰也陳定宇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

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一皆在下

要狹齊闊要不用殺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

註翼 蔡虛齋曰帷裳不殺非惟裳無不殺者此又裳之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中村氏曰疏云凡物無飾曰素則不

之黑者弔必變服所以哀死輔潛庵曰誠於哀

註翼 顧麟士曰按曲禮羔裘玄冠夫子不以用故知此等皆非泛論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是致仕時則無

日不朝不待吉月矣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焉用記故知其為致仕時 ○此一節記孔

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也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

二字又何嘗以為皆不是孔子事乎

註翼 若只拜於家不可曰朝盧未人熊伯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涉略明衣所以明

潔其體也以布為之盧未人曰謂齊之日恐常服不

但浴竟即著之耳范氏說未確祭服必致美者所以

恭敬於鬼神也齊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心志也

文與質自各有攸當也今按明衣非浴衣若浴衣則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吳伯章曰茹食也葷辛臭蔬

食之物陶謹之曰飲酒如葷恐精神昏散而戒之鄧

雉子曰非如釋氏之斷肉今按說約據周禮以不飲

酒不茹葷為遷坐易常處也盧未人曰謂不居 ○此

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揚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

四書通疏

變常以盡敬陸稼書曰看來夫子衣食起居皆可謂致潔皆可謂變常不分為是

論語 鄉黨

四十一

註翼中村氏曰按周禮王齋日三舉注云齊必變食故持加二益王齊加舉盛饌變常以致敬也固非專從淡素亦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朱子曰是揄教那米白著陸稼書曰本文精字與八

斗為精之精微別註鑿字與九斗為鑿之鑿微別蓋曰精曰鑿本有定指但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包得精鑿不指定九斗八斗也注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陳定宇曰按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臊也先董葉切之而

復報切之則成膾金山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

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註翼翼註曰首節善其養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饘

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

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陸稼書曰色惡臭惡如吳氏廣言衆物為是註未敗而色臭變

當活看所謂未敗不必專指魚肉飪烹調生熟之節也李岱雲曰生有熟

之節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盧未人曰謂當食之物或非其

時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傷害也

註翼翼註曰次節戒其傷生鄧維千曰失飪註生熟並言如宜生而過熟宜熟而過生俱是失飪要

之亦重生而不熟上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

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音斷葱以寸為度蓋其

質美與此暗合也出後漢書獨行食肉用醬各有所

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朱子曰醬非今所謂

隨其所用而不同○如魚鱸不此二者無害於人但

不以嗜味而苟食耳周聘侯曰聖人只是一箇正自

有不安聖人非有意而為之也

註翼翼註曰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不得其醬

其字其是指其所食之物而言陸稼書

曰有害之說不用為妙恐妨集註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如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酒以為去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

耳蔡虛齋曰蓋酒以為人合歡在人飲量不同若我

主人固多勸我亦須為之多飲但都以為醉為節而不

及亂人字泛說林次崖曰所謂醉亦是內外浹洽而

已不是醑酌狼藉也今按量限量也言酒所以使人

交情歡然相合之物若客多飲而我有限量便歡不

合矣故隨人之飲量而時或雖些子多飲不為限量

亦至醉而止自然不及于亂耳胡桐原曰亂者內昏

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

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雖血氣不可使亂謂

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故

聖人但以醉為節浹洽而已非唯不使亂心志亦不

使亂血氣也胡斐才謂人人決洽不可從

註翼 翼註曰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中村氏曰飯有常節而肉可多可少即雖有時多食亦

不使勝食氣耳或謂設肉之多者非皇氏曰勝猶多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恐或酒料肉品不清淨或製造無方

而以傷人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也故不食

註翼 輔潛庵曰聖人衛生之嚴也鄧雉子曰脯乾肉也折而乾之曰脯乃去骨者邢氏曰酒當言飲

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出神農本草去上穢惡故不撤薑菜名其根辛而不葷也神明

心之神明所謂知也人心神明之舍七竅壅塞則心神昏薑能開通之故曰通神明去穢惡也朱子詩薑詩曰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可見通神明去穢惡是一串事通義曰撤與徹通除去也祭虛齋曰謂每

食必設薑

註翼 輔潛庵曰聖人養生之周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適猶當也

註翼 說約曰不多食句蒙引達說折衷俱不承薑說今按此說可從聘侯承薑說不是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胙福也謂祭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

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祭虛齋曰

助祭於公家所得胙肉當日即分賜了不宿肉至於家之祭肉雖不當日分賜也不過三日皆以分賜了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褻通作燥慢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朱子曰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語寢不言

夫子之意也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祭虛齋曰答是他說我范氏曰

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

素問五臟生成篇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說主氣范為優

楊亦不可廢註翼許白雲曰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寢則

無可言者吳蘇右曰食不語雖問及必有待而

答林次崖曰寢不言雖有人在亦不自發言也李岱

雲曰按范氏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則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經典釋文曰魯讀瓜為必今從古或問瓜之為

必朱子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今按古註此用孔註則其為古論無可疑矣陳定

字謂本齊論○古人飲食每種上各出少許置之豆

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曲禮註古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顧麟士曰
撤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
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
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
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
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李岱雲曰按聖人非知坐之不可不正而必正
乃坐也聖人之心如友者之有矩圓者之有規自是
一定至正之準則天下之物有不正者投之
便覺自然不正不處豈以大小而異視之哉

註異林次崖曰只是必正席之意葉氏以之與事言
之說太深虛未人曰席非酒席之席凡席地而
坐皆是陶謹之曰少
有偏倚不正則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去聲李岱雲曰兩不敢
字正發得斯字意出

註異胡期僊曰鄉人鄉黨閭里之人包父兄宗族隣
里在內吳蘇右曰夫子與鄉人飲酒其時少長
咸集必待年老而杖者出夫子斷隨之而出矣中村
氏曰飲酒古有歲會月會之禮非鄉飲酒禮蔡虛齋
曰以大聖人之德而處鄉黨如是
後生小子輩可不謹可不嚴哉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乃多反○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季冬命
有司大

雖以驅逐邪疫之氣也許白雲曰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儼也又按方相氏掌之以天子之儼言之也非謂鄉人之儼亦阼階東階也蔡虛齋曰主人之位也儼雖古

禮而近於戲猶言雖古昔所制之禮而若可不必行者其事且近於戲也亦必朝

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說約曰朝服或只按周聘侯謂即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不必然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

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注翼吳孫右曰按季春之儼天子諸侯得為之仲秋

之曰鄉人行大儼之禮以逐疫至夫子之家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者如親見之敬也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

從肯後拜而送之蔡虛齋曰送本送使者而曰如親見指其所問之人蓋拜送使者亦是為所問之人也

註翼蔡虛齋曰問人於他邦人夫子所交之人也夫

於羣商瞿使於衛問存省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朱子曰古者賜之飲食則嘗而

且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胡桐原曰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

也必告之直也張南軒曰於此一事○此一節記孔

論語鄉黨

四書通流

卷十

論語鄉黨

四十七

子與父交之誠意胡斐才曰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

却重必告之直上有以拜

受對上拜送為誠者謬

註翼李岱雲曰按本文云拜而受之則聖人尚能行

藥亦調生所不廢故饋之與然用之不得其宜則調

生者而反至於害生故未達不嘗本文却不重調生

之意重在拜受必告之誠耳○次崖謂所饋之藥必

是不對病特託詞而不面拒如此則反不誠矣又謂

聖人豈有不知藥之理然或已經調和之藥

無形色可辨則亦有未達者耳無容疑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許六理當如此張南軒曰仁民愛物固有問也方退

於馬耳蔡虛齋曰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問廐焚之

時獨問人不及馬迴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

為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李氏曰若終不

問馬亦非人情故註既曰未暇問或問又曰急於問

入故未及問下兩未字大有深意晚村謂

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大失朱子之意

註翼皇氏曰廐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

廐則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今按若是國

廐則不可拜為火來者或謂大夫不得稱廐故論語

謂不必拘不可曉鄒雉子曰退朝者退自魯君公朝

邢氏曰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畜許六反○食恐或餒食餘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餒

虛齋曰君之餒餘在君可以賜正席先嘗如對君也

其臣在子孫不與以薦於其先

論語鄉黨

四十九

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榮重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仁民之

仁謂之物祭虛齋曰家有祭享及大賓乃用之

所賜之物祭虛齋曰家有祭享及大賓乃用之

註異 饒雙峰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皇氏曰生謂活物也盧未人曰於其先嘗見逮人之恩於其薦也見奉先之孝於其畜也見育物之仁一敬君而衆善備矣輔潛庵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曰一舉陳定字曰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番盛

饌也中村氏曰膳時戰夫授祭中村氏曰膳夫食

舉者以朝食也品嘗食陳定字曰每品物皆玉乃食許

王所祭之物先嘗之示無毒也

雲曰註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此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今按因天子

之禮以知諸侯亦然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

去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侍食者君客之則宰夫

祭而先飯以宰夫之事自處而不取以客禮自居也

註異 摘訓曰侍食是以客禮待之也陸稼書曰邢疏謂客有先祭後祭之別是也則君祭先飯恐君

以祭之禮待之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此句不是如此則註不敢當客禮一句說不去

矣竊意此即玉藻所謂後祭先飯註謂不祭者不必竟不祭也麟士謂玉藻與此宜別者惑於邢疏也若

先飯而君必命之祭則仍祭矣所謂後祭也何別之有皇氏曰飯食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陸稼書曰謂首在東非北向

東也陳定宇曰天病卧不能著陟略衣束帶又不可

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註翼皇氏曰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朱子曰常時

移南牖下饒雙峰曰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皇氏曰君尊命重故得

而往也今按駕車既駕之車也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出補潛庵曰全章見八節故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輔潛庵曰謂於義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中村氏曰無所歸是無歸依胡桐原曰無父族無母

喪於寢以待葬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

註翼胡桐原曰此節獨記一曰字者必嘗有是事人

葬未及言也陸稼書曰吳氏以此殯為館於夫子者

太鑿即不館於夫子而為之喪主即是於我殯也誠

館於夫子即非聖人何得不殯之哉中村氏曰我謂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通通功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

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所當為不辭所謂義也

註翼顧麟士曰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皇氏曰朋友之饋謂朋友有物見餉也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中村氏曰偃卧說者皆以為仰卧蓋偃對仆言則仰也散言則訓僵又曲禮寢毋伏孔疏云卧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然則卧容亦得仰只是謂僵倒而不收手足之狀

有似死居居家皇氏曰謂家中常居也容容儀輔潛庵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

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輔潛

聖人之心無乎不敬故惰慢之氣自然不設於身體雖是寢而舒布其四體然亦未嘗偃卧而肆有類夫

尸也今按設置也舒伸也布陳也肆恣也居不容非惰也吳蘇右曰但不

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註翼皇氏曰寢眠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謂習也近也蔡虛齋曰褻謂燕見陳定

謂私居見之祭虛齋曰非在公所貌謂禮貌餘見禮法之場及綢人廣坐之中也

反前篇子罕

註翼李岱雲曰張氏以褻為見之煩數洪氏以褻為改舊容有驚衰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瞽者於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盧未人曰狎必變非狎可知褻必以貌非褻可知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許白雲曰古者車皆立乘有敬則俯

身憑負版持邦國圖籍者負謂擔揭也圖土地之圖籍戶籍古未有紙凡所書

畫皆於版也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

靈而王者之所天也王者以民為天見管子前漢書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故周

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釋夫子所

以式負版之故

註翼胡期僂曰凶服者遭喪之人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人敬客故設盛饌以禮之夫子之變色而作所以

答其禮非徒以其饌也

註翼輔潛庵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陳定宇曰若不敢當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胡期僂曰雷者陰陽之搏擊天之義氣也雷以動之其常也而至于迅雷則天

變異常盛矣風者陰陽之虛拂天之游氣也風以散之其常也而至于風烈則天變異常甚矣夫子敬天

之怒而變其常容虛未人曰有警懼不寧之意今按天變異常有若人之怒氣記

故曰天之怒丘光庭說非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

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

容貌之變變改常度就多言首節不與焉翼註說不可從

註翼王守泰曰見事天之誠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也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

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

則見於此也李氏曰誠意肅恭包在心體無不

而亦正立以執也此推其本而言至誠意肅恭又即

在正立執綏上見乃其形之於外者也輔氏分釋未

當蒙引解之愈速矣蔡虛齋曰見於此謂其莊敬見於正立執綏也

註翼顧麟士曰總註記孔子升車之容則正立執綏已指在車時非但言方升也今按劉上玉說不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曲禮曰顧不過轂轂在箱外當人兩

是不回視也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兼兩意而惑人較輕故下且字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註翼盧未人曰不疾言謂言不急遽不親指謂指不妄動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指凡鳥撮言引解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

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

當如此盧未人曰色舉去之速也喻人之見幾而作

處則就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李岱雲曰按本文必

序鳥色舉翔集之由而突以曰字接故知下有闕文也

註異今按此章上下節各自一意註兩言有闕文不從之為說者不可從胡期僂曰色指人不善顏色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名昂宋濟陰人著論語疏

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

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陳定宇曰

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中村氏曰舊疏皆謂子路乃執夫子所

嘆雉而供具之恐不然只是別熟雉肉而進之也今按時物時月之味也皇氏云嗅謂鼻散翁其氣也

晁氏曰石經嗅作曼謂雉鳴也有漢石經有魏石經

經有宋石經此所謂石經未詳劉聘君曰嗅當作臭何指揚外庵以為指孟蜀石經

古闕反張兩翅也見形旬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聲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四書輯疏

卷之十終

<p>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終</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p>故復論曰</p>
-------------------	-------------	-------------	-------------	-------------	-------------	-------------	-------------	-------------	-------------	-------------	-------------

